

◎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中国人文田野

第五辑



封面人物：周伟洲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中国人文田野

第五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文田野·第五辑 /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2.9

ISBN 978-7-5531-0086-9

I.①中… II.①西… III.①历史地理-考察-中国-文集

IV.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7442号

中国人文田野·第五辑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 责任编辑 谭晓红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285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340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1-0086-9
定 价 50.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编委会

编委会顾问 (按姓氏笔画数排名)

于希贤 李学勤 汪宁生 邹逸麟 周伟洲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数排名)

王振忠 王 然 王川平 王建新 尹绍亭

朱士光 朱圣钟 华林甫 孙 华 刘志伟

李孝聪 李并成 陈星灿 陈春声 张诗亚

郑振满 杨圣敏 侯甬坚 荣新江 胡阿祥

赵世瑜 唐晓峰 郭声波 徐少华 葛剑雄

景 爱 鲁西奇 蓝 勇 黎小龙 霍 巍

主 编 蓝 勇

编辑部主任 朱圣钟

目录

田野学者风采

- 002 “二十世纪西域考察”漫记 周伟洲

田野学术考察

- 012 我的金沙江情结
——清代滇铜京运金沙江运道考察记 蓝勇
- 046 重庆古盐井(场)探访之旅纪实(一) 朱圣钟 王高飞 付玉强
- 077 “三峡第一棺”记略 孙凡
- 085 嘉陵江上游地区实地考察记 高晓阳 马强 郭汇欣
- 102 剑阁县隋唐道教石窟考察纪要 蒋晓春 王励
- 112 初识麻风病
——对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地区的麻风病考察 李琬琨
- 122 元阳梯田核心区域生态隐患初探
——以多依树梯田景区为例 曹术智 段艳萍
- 150 一个屯堡家族的变迁:在国与家之间
——以两所屯花园村许家为例 吴斌 李建军
- 163 巩义宋陵考察散记 潘晟 鲁鑫
- 172 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历史文化资源考察 肖爱玲 周霞
- 182 桃溪堡考察散记
——试论长安桃溪堡的旅游文化变迁与现代启示 张祖群

田野学术研究

- 194 跨越边界的巡游
——皖苏交界定埠地区民间信仰调查与思考 李甜

中外田野学术交流

- 217 越南中北部古迹田野考察报告 郭永钦 魏超

田野旧影识读

- 233 广元朝天关城门老照片判读 蓝勇



田野学者风采

“二十世纪西域考察”漫记

周伟洲

作者简介

周伟洲，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1965年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国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86年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曾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原会长）、中国民族文学学会顾问（原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等等。主要论著有《赤勒与柔然》、《吐谷浑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文物考论》、《长安与南海诸国》、《陕西通史·民族卷》、《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唐代党项》、《西北民族史研究》等；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著作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次、一等奖1次，及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在古代，“丝路”曾是中国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然而因这条交通孔道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因此对古代中国而言，“西域”是一处充满神秘、浪漫色彩的异域。

19世纪以来，在各国探险家的探索下，这层神秘面纱逐渐褪去，大量的文化资产也因此公诸

于世。但因西域之辽阔，许多遗址仍未被发现。透过考察队伍的记录，读者可一窥中国大西北的深邃。

1992年10月，我有幸被邀请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新疆西域艺术研究会与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举办的“二十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能够深入大西北边疆实地考察，是我一生所追求的梦想之一。在我从事西北边疆民族研究的几十年生涯中，虽然到过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几次，但却一直以未到南疆考察为憾。

行前的学术研讨会，多位知名海内外学者共襄盛举，彼此提供研究成果，交换心得。

9月29日，登上西行的火车，10月2日晨抵达乌鲁木齐市，学生们来接站。他们之中有的也应邀参加会议或考察。当日下午，在学生们陪同下，我们到会议地点——新疆昆仑宾馆（当地人称为“八楼”）报到，并安顿下来。

10月3日上午11时，在宾馆举行了会议开幕式。到会的代表30人，特邀代表25人，除中国代表外，另有瑞典（4人）、美国（3人）、英国（1人）、纽西兰（1人）及日本（1人）等国学者。

下午，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始，一直到10月6日，每天上下午均进行学术报告会议。这次提交大会的学术论文，按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有关20世纪以来新疆历史、考古的综述，有5篇；二是对西域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民族、古文字等领域的专题研究，有23篇；三是对19至20世纪西域考察及学术遗产的评述，有10篇，一共38篇。

几天来的学术讨论和参观，使我一直处于亢奋的状态。当我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和回忆中外学者的报告时，感触颇深。我国西域学术研究，近十余年来已有长足的进步，例如研究领域的拓宽，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及研究专题的深入，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正在崛起，他们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如佉卢文、于阗塞语、古藏文、“吐火罗语”）和人种学资料，在西域学研究领域里，逐渐引领风骚。

33名队员，分乘9辆吉普车踏上近5千公里的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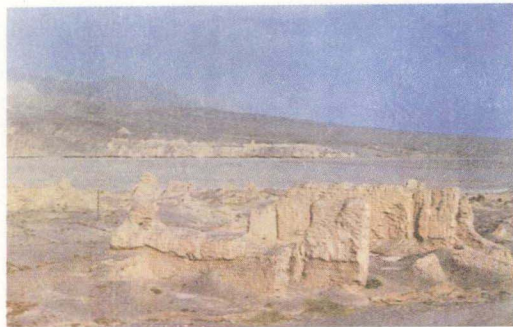
10月8日晨，整个乌鲁木齐市还笼罩在黎明前的昏暗之中，中国考察队员24人、外国考察队员9人，集合在“八楼”的门前，分乘9辆崭新的北京213型吉普车，穿过宁静的市区，开始了正式考察的行程。

我被分配到8号车，同车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邢玉林、刘为先生，及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方衍先生，司机是全队年纪最大、经验丰富的老工人。9辆吉普车按编号顺序驶出市区，经过乌拉泊、盐湖、达坂城，沿途的景物渐渐变得荒凉，一片无际的戈壁、山丘，呈现在眼前。到了晚上，车队终于驶入库尔勒市，我们下榻巴音郭勒宾馆。

翌日（9日），天濛濛亮，车队就出发了。因此，对于库尔勒市可以说没有什么印象。到下午2时许，车队穿过库车城区热闹的巴札（集市），进入库车宾馆。我们匆匆吃过午饭，就开始了对库车（古龟兹国）周围遗址的考察。



“二十世纪西域考察队”在行前会议结束后，整装待发



苏巴什遗址，在库车城北约23公里

苏巴什遗址 在库车城北约23公里，北山南麓之下，铜厂河贯穿其间，将遗址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考察队是第一次到古遗址考察，大家分外高兴，可惜因时间关系，只考察了西半部遗址。这是一个以寺庙为中心的遗址，西部还残存着三座佛塔及建筑遗物。我们兴致勃勃地登上佛塔，向东远眺，东、西两部分遗迹历历在目。

关于苏巴什遗址，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曾于1928年10月和1957至1958年两次进行勘查和发掘，有详细的报告。黄先生认为，此遗址建于汉代，唐时达到鼎盛。他最初断定遗址为《新唐书·龟兹传》所记龟兹王所居之“伊逻庐城”。第二次发掘遗址后，他以为前说不确，遗址是以庙塔、佛洞为主，而非政治中心。

中外学者大多认为，苏巴什遗址即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记》所记之“昭怙厘二伽蓝”，文云：龟兹“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河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昭怙厘，《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作“雀离大清净”，《高僧传》作“雀离大寺”。从地形及遗迹分布看，此说可信。考察队员在西部寺庙遗址仅待了两个多钟头，因时间关系，遂驱车前往第二个考察地点。

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 考察队返经库车城，然后从城西北穿过维吾尔族农村，行约10公里，抵达烽燧遗址。这是一座时代较早（汉代）、保存较为完好的烽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高约6米，南北长约四五米，残高约13米，系夯筑，泥土杂有红柳和树枝。

高耸的烽燧，四周起伏不定的沙丘，以及北面隐约可见的北山山峰，将人们引进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此时，夕阳西斜，落日的余晖给整个遗址披上了一层金黄，深深地印入我们的脑海之中。

龟兹古城遗迹 由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返回时，在县城不远的桥边，有一段龟兹古城遗址，当地立有一块文物标志。我们饶有兴趣地考察这已残破不堪的墙。关于汉代龟兹都城遗址，黄文弼先生曾多次调查、发掘，认为其中心在今库车城东皮郎旧城遗址，公路横贯其间，其西距库车大桥不远。此段残墙遗址，可能是国都西城房墙之一部。

行程中，顺道考察了克孜尔石窟遗址。



克孜尔石窟，目前存有236窟，窟内壁画有克什米尔及犍陀罗风格



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是保存较好的一处

10月10日晨，考察队一行离开库车城，从西北公路，经拜城，向阿克苏进发。按照原来的计划，是不准备考察克孜尔石窟的，然而考察队负责人经不住队员们再三请求，决定途中增加考察克孜尔石窟的内容。

克孜尔石窟 考察队一行在进入拜城县境克孜尔镇不远的地方，向东南转入简易公路，经过7公里的颠簸行程，从一处红色的山崖而下，渭干河及对面确尔达格山（赤沙山）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在阳光的照耀下，赤红色的砂石呈现出一片红光。“克孜尔”即维吾尔语“红色”的意思。我们来到河边，回首一望，石窟群密密地满布于明屋达格山崖壁上，其间杂着深绿的杨树和金色的胡杨，景色宜人，使人心旷神怡。

克孜尔石窟目前存有236窟，分四个区，窟内壁画具有克什米尔、犍陀罗风格，时代大约是公元5至8世纪。我们沿着新修的整齐石阶而上，考察了十余个洞窟，因时间关系，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座闻名中外的石窟。

克孜尔考古发掘现场 考察队一行返回公路后，又从克孜尔镇之南驶过维吾尔族农村大道，来到新疆考古研究所克孜尔考古发掘现场。这是一处青铜器时代的遗址，位于克孜尔河岸台地上。

遗址面积大约有几百平方米，经过去年7至8月的发掘，青铜时代的圆形房屋遗址还残留在地面上。主持发掘的新疆考古研究所张平先生也是考察队员，他详细介绍了发掘的经过，大家也仔细考察了房屋遗址。遗址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刀、斧及其他文物，我们在乌鲁木齐新疆考古研究所库房参观时已见过。

和阗河的考察是行程中最艰巨的一段。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此调查时几乎丧失生命。

11日上午，考察队离开阿克苏市，进行全部考察中最艰巨而又最令人振奋的一段行程，沿着和阗河进行考察。考察队员们兴奋、激动地在河道、岸边巡行。10月的和阗河河道已干涸，由于历年河道屡改，致使新旧河道纵横交错，形似宽约数百米的河床，上面偶尔可见一些半埋于河床中的树干。

和阗河是塔里木河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昆仑山冰川，源头为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两河于阔什拉什会合后，称和阗河，全长约300公里，每年7至9月为洪水期，是一条时令河。两岸因河水的浸润而形成了以胡杨、红柳、芦苇组成的一道脆弱的绿色走廊。在古代，和阗河干涸的河床或绿色走廊成为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一条捷径。就是至今，还有和阗农民沿和阗河而至阿克苏买羊，考察队在和阗河考察途中还碰到赶着羊群返回和阗的农民。

近代以来，曾有一些中外探险家沿和阗河往来于阿克苏与和阗之间。如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崛贤雄、渡边哲雄，1908年和1913年英国斯坦因，1929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等等。而瑞典的斯文赫定更曾几乎丧命于此。

到了傍晚，赤红的太阳已悄悄地向和阗河西岸倾斜。而此时全队的给养卡车还未按计划与我们会合，于是决定派出一辆吉普车返回，与给养车联络，全体队员就在河左岸胡杨林边宿营。我们迅速从车上搬下行李，在岸边沙地上支开五光十色的帐篷，并到胡杨林中拾取树枝。不一会儿，夜幕降临，皎洁的月光给和阗河披上了一层银霜，河道、林木依稀可辨。

次日（12日）清晨，考察队整装出发。九辆银白色的吉普车在河道上蜿蜒前行，河道像一片片鱼鳞似地伸延，略带潮湿的细纱紧紧地贴在地面上。除有些地方仍有低低的水坑外，其余地方汽车均能行驶。岸边变幻多端的金色走廊，吸引着我们的视线。整整一天，除了中午用餐时稍稍休息外，几乎全在车上度过。湛蓝的天空，景色宜人，漫长的河道，渺无人烟。

13日，考察队一行仍在和阗河河床上向南行进。河床上的积水越来越多，有几辆吉普车先后陷入河床的水坑中，幸亏有给养车保驾，用铁索牵引，将车拉出。整个车队前行的速度明显变慢，而前几辆车走走停停，引起了我们疑惑。原来是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的罗森等四位先生，拿着1895年斯文赫定考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后出版的地图和照片，寻找在和阗河东岸解救了斯文赫定生命的“天赐湖”。正午，他们终于在河东岸边找到了一个与斯文赫定所拍摄照片极为相似的水潭。考察队遂于此午餐，并纷纷摄影留念。当然，这一水潭是否是当年救了斯文赫定的“天赐湖”，谁也不能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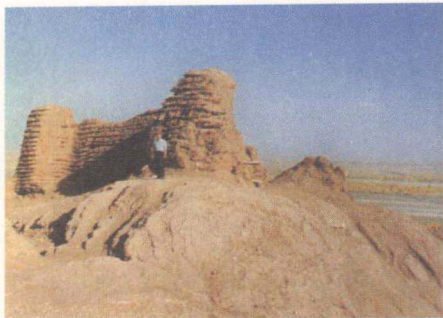
午餐后，车队前进越来越困难，除了我们乘坐的车外，其余八辆车均先后不同程度地陷入河床或河中岛上的沙坑之中，每辆车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开了。下午3时许，全队所依赖的给养卡车在准备牵引一辆陷入河床沙潭的吉普车时，不慎也陷入河床，泥沙掩过车辆的一大半。如果给养车不能起动，则全部考察计划不仅会落空，而且将会危及整个考察队的安全。情况紧急，前去了数十公里的所有吉普车先后返回，全体队员展开了一场战斗，终于把陷入泥淖的给养车救出。

经过这次“大难”，车队继续前行。不久，麻札塔格山的山影已隐约可见，这给队员们带来了快乐和希望。此时，已近黄昏，考察队决定就近宿营。

14日，当旭日东升，大家整装待发时，负责人召集全体队员宣布说：据昨日找到的维吾尔族向导表示，此地离麻札塔格虽然不远，但前方和阗河河床已不能行驶汽车，必须折回到西岸边一条小路，前往麻札塔格。于是，整个车队又沿着昨日走过的河道，在返回80多公里后，向导在西岸一处沙丘之下，找到了通往麻札塔格的小道。汽车艰难地穿进岸边密密的胡杨林，在几乎不可辨认的小道上缓缓前行。路上是厚厚的沙土，汽车只有开足了马力才能前进。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到达麻札塔格这座闻名的“神山”。



远眺麻札塔格红山嘴，公元8至9世纪，唐朝吐蕃雄踞于此



麻札塔格古戍堡屹立在红山嘴上，图为堡中烽燧遗址

麻札塔格古戍堡 麻札塔格系维吾尔语，“坟山”之意。关于此名由来，当地居民有一传说：很早以前，有一个佛教徒妇女，名玛江汗，她为伊斯兰教势力暗中送情报，因而被处死。伊斯兰教势力统治和阗后，为了纪念玛江汗，将她葬于此山东部山嘴（红山嘴）上，形成麻札，供人朝拜。

事实上，早在唐代此地就名“神山”（《新唐书·地理志》），宋代称之为“通圣山”（《宋史·于阗传》）。此山大致呈东西走向，南高北低，长约100公里，宽约2至8公里，相对高度100至400米。其东端有两个山嘴，俯瞰和阗河，一为红砂岩，称为红山嘴，一为白砂岩，名为白山嘴。古戍堡就屹立在红山嘴上，其旁约50米有烽燧一座。

古戍堡坐落在红山嘴的东端，下面是悬崖峭壁，形势险要。堡分三重，以泥土夹树枝、芦苇筑成。据有的学者研究，古戍堡建筑的上限不晚于东汉，下限则可能荒废于10至12世纪。另有学者则认为这是唐代的遗址，有斯坦因于此堡出土大量8至9世纪吐蕃统治于阗地区时的藏文简牍可证明。藏文简牍称此地为“神山”（Shing-Shan），驻有一个“节儿”（Rtserje），从简文分析，此地是吐蕃统治于阗地区的军事重镇。可以想见，在汉唐时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南侵蚀不远。神山是南北、东西丝路的要冲之一，在军事、交通和贸易等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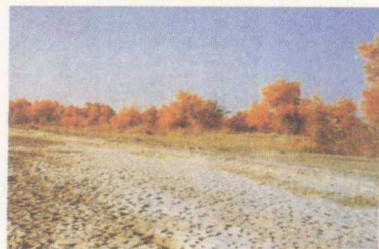
傍晚，考察队在红山嘴下安营扎寨。因贮留的食品和水所剩无几，大家勉强以罐头充饥，就这样度过了既充满焦虑而又有欢乐的一天。

次日上午，考察队因故耽搁到下午两点半才整装出发，沿着和阗河西岸的简易公路，直奔和阗。说是公路，其实路面几乎全是沙磧，汽车有时在河上源玉龙喀什河河床上来回迂行。当考察队最后摆脱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威胁，进入和阗绿洲时，天已完全黑了。在绿洲的农村中，车队迷了路，靠一名向导我们才平安地抵达和阗城，结束了考察队最艰巨的一段行程，此时已是16日凌晨一点半。

虽然昔日王者之象的都城，早已消融殆尽，但和阗古文化的遗址，仍令人流连忘返。

17日，考察队对和阗城附近的一些著名遗址进行了考察。

约特干遗址 我们首先驱车到和阗西11公里巴格其乡艾拉曼村境内的约特干遗址。近代学者多以此遗址为原于阗国都。此地历来出土金片、陶器、古钱、珠子、玉器等，为挖宝者的乐土。如今，遗址大部分为农田、房舍所淹没，只有纳入保护的一片0.3平方公里的沼泽洼地。考察队来到这片洼地，周围的小溪纵横，地面上、溪水中均可见红色或灰色的陶片。昔日繁华的王都已无丝毫的痕迹，我们只有聆听考察队队员、和阗地区文管所的李吟屏先生讲解，以发思古之幽情了。



沿着和阗河进行考察，是全部行程中最艰巨的一段



库尔玛山遗址，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此处即为古于阗国著名的牛首山寺院遗址

库尔玛山遗址 离开约特干遗址，我们来到当地人称为“库尔玛”的圣山。山在和阗西南郎如境内，距约特干14公里，位于喀拉喀什河（墨玉河）东岸。据中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此山即古于阗国著名的牛首山寺院遗址所在。如今，山上已找不到任何佛教寺院和遗物，全是一片光秃秃的沙砾。举目西眺，山崖下喀拉喀什河蜿蜒而下。山顶上是伊斯兰教信徒视为圣物的麻札（墓）和石洞。我随着大家登上山顶，考察了圣徒的麻

札。下山后，碰见未上山的张平和北京大学的年轻学者荣新江两位先生。张平告诉我，佛寺遗址在山腰谷中，新疆考古所曾试掘过，他出示刚拾到的佛寺壁画残片，证明此地确为于阗著名的牛首山伽蓝。

买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 结束了库尔玛山的考察后，我们驱车经过和阗飞机场，抵达买力克阿瓦提遗址。此地系一长条形河谷平地，东临玉龙喀什河，南靠昆仑山。过去，斯坦因、黄文弼等均在此考察或发掘过。遗址遍布陶片，中心是一座高高的佛塔废墟，时代大约在一千五六百年左右。我们在遗址上四处巡行，附近的维吾尔族孩子们好奇地围着我们，并不时展示他们收藏的玉石和清代钱币。

下午四时，考察队一行才尽兴而返。和阗附近的三个古遗址展示了古于阗文化的悠久和特色，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8日是星期日，考察队到市区，考察了和阗巴札和老市区。一进入巴札，人山人海，各种农产品、水果及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原来星期日是和阗巴札的日子，四乡的维吾尔族农民扶老携幼，坐着毛驴车都赶来了。

19日，考察队经过多方交涉，和阗地区文管所终于同意我们赴还未向外国游人开放的热瓦克佛寺遗址。

热瓦克佛寺遗址 清晨，考察队一行驱车东行，过了玉龙喀什河大桥，入洛浦县境，然后沿河东北行，穿过乡村，进入沙漠南缘。此时，汽车已无法北行，我们在文管所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沙漠。这是考察队第一次真正步行在神秘的塔



热瓦克因佛塔高耸被称为“楼阁”，遗址亦以塔为中心

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

最初，周围的沙海中还偶有低矮的芦苇或稀疏的胡杨，渐渐的前方出现了一片高低不平的沙丘，绵延无际。步行约一小时后，远方出现了热瓦克古塔高高的身影，是如此的庄严和气派，考察队员的疲乏一扫而光，兴奋地向遗址走去。

热瓦克佛寺，意为楼阁，建于1500年前左右。但遗憾的是，人为破坏的痕迹至为明显。

热瓦克遗址在洛浦县西北50多公里的库拉坎斯曼沙漠中，因佛寺古塔高耸得名，意为楼阁。遗址以塔为中心，四边为一方形院落，院外即庙宇，寺院坐北朝南。塔分两层，下为十字形，周塑佛像，上为圆形，系典型的印度风格覆钵式的窣堵波。有趣的是四周院墙上均有泥塑的佛像或菩萨佛残迹，我在院墙下发现了许多彩绘的残体块。据学者研究，热瓦克佛寺兴废时代，大约在4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之间，是一座有犍陀罗风格的典型遗址。

令人愤慨的是，在南院入口处墙边，我们发现有明显人为破坏的痕迹。看着沙地上大块的彩塑佛像残体，真教人痛心疾首。不仅人为的破坏，自然的侵蚀对遗址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寺塔西院墙已渐为沙丘所淹没。如不采取有力措施，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将日甚一日，热瓦克遗址将面目全非。

20日下午四时，考察队离开和阗，经洛浦抵达策勒住宿。我们趁天黑之前，匆匆浏览了城区。策勒县城不大，但别有风味，一条葡萄架及杨树围绕的水渠从城边流过，平坦的公路四通八达。民国初年，这里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策勒事件”，策勒县西的托帕村维吾尔族农民苏朴尔格曾带领当地群众，与妄图吞并南疆的沙皇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21日晨，按考察计划，我们从策勒出发，溯策勒河而上，去喀哈考察一处古代城堡遗址。

阿萨古城遗址 遗址坐落在策勒西南喀哈乡阿西河谷的昆仑山麓。古城建筑在一个山上，三面是悬岩，形势险要。在城北也有一座古城遗址，两者相距6至7公里，当地人称阿西、阿萨古城。据当地传说，这两座古城建于公元10至12世纪。当时伊斯兰教势力向和阗进攻，于阗统治者乔克提日西得和奴日提日西得兄弟率领民众誓死抵抗，最后退到策勒南昆仑山麓，建造了这两座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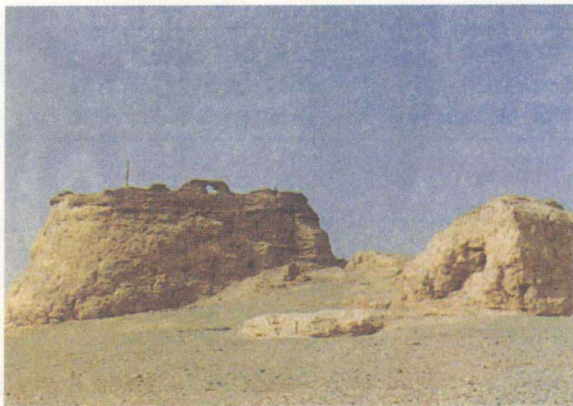
考察队员脱了鞋，淌过刺骨的河水，沿着乱石小径攀上了阿萨古城遗址。城址三面悬崖，高达数十米，南面隔一河谷，雄伟的昆仑山起伏绵延，恰似一座铁的屏障，南边深绿的杨树丛中是时隐时现的乡村。地面上是沙砾，偶有红色的陶片。城东残留着一堵城墙，用卵石砌成，下为一道城壕。城中暗道通山下的河水，据说城堡的失守就因为敌人堵塞暗道口，山上守卫者无水，才撤到昆仑山去的。

返回策勒已下午三点多，匆匆吃过午餐，考察队便上路了。考察队一行经过于阗县，天黑时抵达民丰，夜宿民丰县招待所。

22日晨离开民丰，午后四点到达且末。在且末住了一夜后，次日午12时，考察队向若羌进发。考察队一行没有沿古代丝路南道，即从车尔臣河谷东北行，而是选择了70年代修筑的一条公路，从且末西南沿阿尔金山西麓前行。沿途因阿尔金山每年融化的冰水冲坏了公路，因而380公里的路程走了近八个钟头，天黑时才赶到若羌城。

24日，考察队驱车向东至米兰河，再沿河到若羌县考察附近的米兰遗址。

米兰遗址 遗址在若羌县城东偏北约75公里处，是古今通往甘肃敦煌和青海的交通要冲。据中外学者研究，米兰应即汉代之伊循城，唐代称为屯城、七屯城或小鄯善，吐蕃藏文简牍称为小罗布（Nob-Chung）或色通（Setong，即“七屯”之音译），是历史悠久的丝路南道上的著名城镇。如今，此城已为一片废墟，从西往东约4公里。举目四望，历年为风沙所摧残的颓垣土台点缀于沙漠和戈壁，偶然刮起一阵大风，卷起地上的沙砾，使整个遗址笼罩在一种神秘、悲凉的气氛之中。



米兰遗址在古代为丝路交通要冲，据考证米兰即汉代之伊循城

我们先到古戍堡西塔庙遗址（即斯坦因所谓的朗磨大寺遗址），塔顶作圆拱形，四周有佛像的痕迹。接着，对古戍堡进行了考察。此堡南临古米兰河道，南长约56米，东面长约70米，呈不规则的方形，堡四角有望楼，墙为夯土夹红柳枝筑成。堡中间低凹，北边是一梯形大土坡，由低至墙砌盖成小屋，系戍兵居住之地。197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发掘，出土了一批藏文简牍、卜骨、漆皮甲片等。堡内东为一高达13米的土台，可能是瞭望或举烽燧的设施。据黄文弼先生的推测：从此戍堡结构和建筑分析，明显可分为两期，即荒废后又经过动工修筑以为驻军之用。出土吐蕃藏文简牍证明，后一时期即是公元8至9世纪吐蕃占领和统治罗布泊地区的时期。

返回若羌，又住宿一夜。翌日（25日），我们沿着孔雀河旁的公路，经尉犁县，重返库尔勒，整整走了一天。这样，考察队基本上完成了经和阗河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由和阗、且末、若羌绕回库尔勒的主要考察行程。

27日，考察队告别了库尔勒这座发展中的南疆重镇，绕道至和静县，考察了清初从俄国返回中国的西蒙古土尔扈特部著名首领渥巴锡后代多布敦策楞车敏的王府（“满汉王府”）。然后经托克逊返回乌鲁木齐市。至此，“二十世纪西域考察”活动全部结束，前后共20日，行程约5000公里。

【此文原载于《历史》（台湾）第66期，1993年7月】

中

国

人

文

田

野



田野学术考察

我的金沙江情结

——清代滇铜京运金沙江运道考察记

蓝勇

作者简介

蓝勇，1962年生，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议组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委、《中国人文田野》、《西南史地》主编等。



京铜转运金沙江上游图



京铜转运金沙江下游图

金沙江对我并不陌生。记得1968年我刚6岁时，由于父母从自贡市川南供电局调动到四川宜宾县金沙江边的401发电厂工作，我随父母而行到了金沙江边农村的朝阳小学开始读书，一直到1979年17岁考上大学，我的少年蒙学阶段一直是在金沙江边度过的。可以说，我是喝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水长大的。每当我登上高山，远眺南方如丸群山，对彩云之南充满着神秘的向往。

上大学后，由于乡土的感染，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也是专门写川滇石门道变迁的，后来这篇毕业论文被何汝泉老师推荐发表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对我的学术道路影响很大。记得当时从屏山新市镇到宜宾市之间的金沙江下游木帆船还很多，但由于地形和区位的影响，不论是水上交通还是陆上交通都十分不便。大约1976年，我中学时，因喜欢美术，美术老师饶光荣曾带我和另一个同学徒步写生，